

李煜传

田居俭 著



煜传

田居俭 著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李煜传/田居俭著. —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11
ISBN 978-7-101-09313-1

I. 李… II. 田… III. 李煜(937~978) - 传记
IV. K827 = 43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78345 号

-
- | | |
|------|---|
| 书 名 | 李煜传 |
| 著 者 | 田居俭 |
| 责任编辑 | 刘淑丽 |
| 出版发行 | 中华书局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http://www.zhbc.com.cn
E-mail:zhbc@zhbc.com.cn |
| 印 刷 |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|
| 版 次 | 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201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|
| 规 格 | 开本/880×1230 毫米 1/32
印张 11½ 插页 6 字数 280 千字 |
| 印 数 | 1 - 5000 册 |
| 国际书号 | ISBN 978-7-101-09313-1 |
| 定 价 | 39.00 元 |
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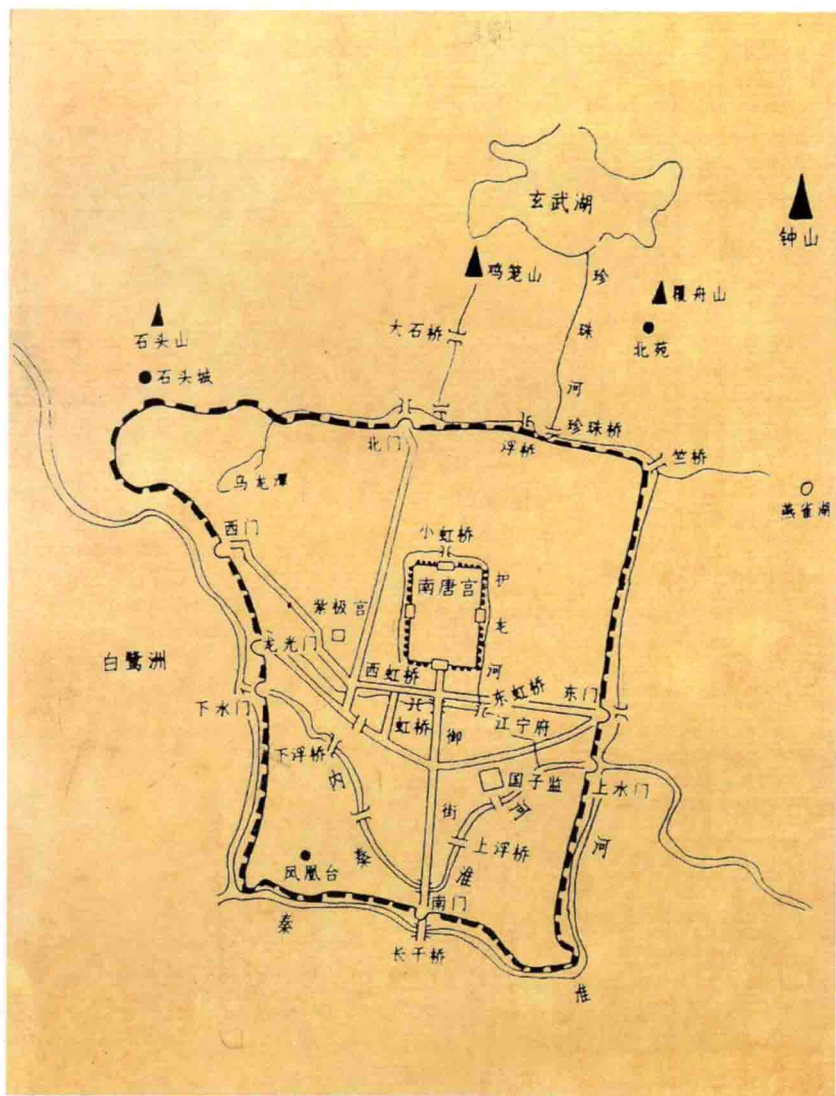


李煜像

至如序於此只是
生於心政不可
吾亦多德信
似一江春水
向東流

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
人间如梦里一粟浮海
故国山河在月明中
雕栏玉砌应犹在

毛泽东手书李煜《虞美人》词



南唐江宁府示意图

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局部 1

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局部 2

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局部 3

南唐韓熙載，齊人也。溫時以直士，賢子無姓
 人，史虛白，在高安，聞克生，補政，顧義，六子，易姓
 名，為商賈，借虛白，遊淮，歸，建康，立，補，都，使，事
 而，虛白，不，就，建，康，虛，山，燕，新，詞，學，博，覽，然，平
 性，自，任，稱，號，解，邑，不，事，名，族，先，主，不，加，進，權，始
 釋，位，還，歸，書，御，副，主，子，東，宮，元，宗，臨，位，累，遷
 兵，部，時，部，及，渡，難，嗣，位，顯，疑，北，身，以，死，之，止，權
 遂，放，意，飲，酒，間，謂，其，射，飲，枝，樂，能，百，器，以，自，防
 護，主，屢，敬，相，之，間，其，標，難，即，益，常，與，太，常，侍
 士，陳，臥，庭，門，生，舞，非，禁，禦，未，親，狀，元，節，樂，數
 坊，刻，便，查，密，明，會，飲，寺，之，珠，樓，則，終，公，易，擊，鼓
 女，妓，正，屋，山，舞，六，公，度，山，俊，忠，非，作，三，鼓，公，兼，度，之
 幻，今，士，家，子，擬，謝，主，贊，段，主，面，何，其，家，室，命，直
 三，廟，室，中，華，月，香，以，進，跪，而，熟，為，左，庭，子，不，因，而
 兼，首，進，群，妓，乃，上，奉，三，智，進，主，深，留，之，閣，下，不，數
 日，不，罷，歸，集，飲，送，如，故，月，侍，在，則，為，累，妓，小，者，舒
 推，飲，故，施，之，德，房，亦，弓，以，給，日，賜，陳，致，麻，室，安
 室，宜，百，數十，數，華，與，熙，載，善，亦，累，被，遣，公，時，許
 願，之，云，陳，即，封，邑，如，紫，微，騎，子，宜，實，以，夫，賢，其
 故，肆，和，此，後，道，中，書，得，斯，字，於，私，事。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题跋文字

東家叔也
敬易叔也
恭儉
莊家禮叔也

李煜手迹



自序

拙著这次付梓，是第四版。按照惯例，新版图书问世，著者都要在书前书后写点序跋类的文字，说明其构思与写作（或修订）的过程和特点，以便和读者交流。拙著四版虽然不是全部重写，但与第三版相比增删较大，也当用少许文字向读者交代一下来龙去脉。

遥想当年，拙著以《绝代才人 薄命君王》为总题，在《文史知识》杂志跨年度连载，就像一枚青涩的苹果出现在世人面前。可是，宽容的读者和热心的出版人，并没有因为它不成熟而予以冷落。1987年末，《文史知识》整理随刊发出的征求意见表，据反馈的信息，它被列为“读者喜欢的文章”。

1991年，应吉林文史出版社之约，我对《绝代才人 薄命君王》进行增补，定名为《李后主新传》

出版。《李后主新传》初版发行后，有报刊评论说它是“甚见功力的学术著作，但文笔清丽，如行云流水”；还肯定它“一是识人的功夫好，二是文史结合的笔法精”。

1995年，应当代中国出版社之约，我又对《李后主新传》进行修订，并按该社出版传记类图书统一用传主常用名冠名的要求，将书名改为《李煜传》再版。由于销售告罄，1998年重印。这在图书市场供大于求的形势下，无疑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。因此，我在《重印絮语》中郑重向读者许诺：“关于李煜的研究要继续深化，关于李煜的传记要努力充实。”

为了兑现这一诺言，2006年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之约，我对《李煜传》再次笔削出版，是为第三版。

目前向读者奉献的最新增订版，是以第三版为蓝本精心改定的。修改的原则是扬长弃短。所谓“扬长”，就是保留和完善经过实践检验、读者认可的内容与形式；所谓“弃短”，则是弥补空白和罅漏，删除烦琐和重复。这个原则，贯穿了观点斟酌、史料调整和文字润色的全过程。经过逐章逐节、逐段逐句地推敲，自感拙著可扬之“长”，似有如下几点：

首先，尽力发掘和占有同李煜有关的史料，力争竭泽而渔，凡是涉及传主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、事件等，均应言必有据，无征不信。所用史料既包括正史实录，又包括稗官野史。后者尤为重要。因为见于正史的李煜，《新五代史·南唐世家》的记载不足1200字，《宋史·南唐世家》的记载稍多，也没超过3500字。所以，要把李煜写得血肉丰满、生动鲜活，就必须花大力气书海泛舟，从各种正史、杂史、类书、方志、笔记、年谱、别集、总集、诗话、词话乃至野史中爬罗钩校，审慎稽核，取精用宏。我下决心如此行事，是坚信司马光撰写《资治通鉴》

的经验正确无疑。他在《传家集·答范梦得》中说：“实录、正史未必皆可据，杂史、小说未必皆无凭，在高鉴择之。”基于这一思想的指导，我对各种史料严加筛选、精心考辨、慎重取舍，决定以哺育李煜成长的南唐兴亡为经，以李煜的家世、生平、才艺、诗词、情感（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）、轶事为纬，再现他集词宗与君主、天才与庸才、成功与失败于一身的全貌。通过李煜的荣辱得失、悲欢生死，知人论世，揭示南唐及“五代十国”给命运多舛的李煜酿成的悲剧人生。

这里，我要强调一点：为李煜立传，要高度重视李煜的诗词，把他的作品作为重要史料来对待。李一氓在《一氓题跋·重读总司令的诗》中说：一般说来，“诗人写诗总是把自己摆进诗里去，主观的表现也好，客观的描绘也好，诗人自己总是占在诗的主体位置”。诚哉斯言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。李煜的每一首诗词，都是他在特定环境中真情实感的流露。准确理解和诠释李煜的诗词，是把握其情感脉搏和生命轨迹的关键。拙著对李煜诗词的定位和解读，读者可能赞同也可能不赞同，因为自古以来就是“诗无达诂”，诗家各抒己见。因此，我相信拙著对李煜诗词的试解，只要能自圆其说，就应成为一家之言。

第二，为李煜立传，仅凭业已掌握的史料还难以把李煜写得活灵活现、栩栩如生。因为年深日久，地老天荒，有关李煜生活和活动的遗址遗迹大都杳不可寻，剩下的只是少许模糊湮漫的断简残编，甚至是若干历史的断层和空白。而要弥补这些缺失，就得借助相关史料进行合乎情理的想象。缪钺在《杜牧传·后记》中说：“传记是属于历史性质的书，却又要要有文学的情趣。因为是历史，所以要求无征不信，而完全据事直

书,容易失于质朴,需要相当的驰骋想象,但是又不允许虚构,传记毕竟不同于历史小说。”钱锺书在《管锥编》中还说:“史家追叙真人实事,每须遥体人情,悬想事势,设身局中,潜心腔内,忖之度之,以揣以摩,庶几入情合理。”缪氏主张的“驰骋想象”也好,钱氏主张的“悬想事势,设身局中”也好,都是强调“史家追叙真人实事”(自然包括人物传记),可以“悬想”合乎情理的情节,弥补史料之不足,以求完善、完美的效果。

第三,为李煜立传,要发扬良史工文、文史结合、文华而不失真、词美而不害意的史学传统。司马迁堪称良史工文、文史结合的典范。他的《史记》既是“史家之绝唱”,又是“无韵之《离骚》”(鲁迅语)。可惜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,这个传统被冷落了,被淡化了,文史也随之分道扬镳了。这样一来,便使本应流彩传神的人物传记变成了苍白干瘪的墓志铭。有志于推陈出新的当代史学家,应责无旁贷地复兴和弘扬良史工文、文史结合的史学传统,在追求人物传记信史价值的同时,追求人物传记的美学情趣和文采要素。

关于文采,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中有专节论述。他说:文采的要素很多,最重要的是“简洁”和“飞动”。所谓“简洁”,就是文章要精练。“大凡文章以说话少、含意多为最妙。文章的厚薄,即由此分。意思少,文章长,为薄;篇无剩句,句无剩字,为厚”。所谓“飞动”,就是文章的语言要感人,尤其是历史文章,“事本飞动而文章呆板,人将不愿看,就看亦昏昏欲睡。事本呆板而文章生动,便字字都活跃纸上,使看的人要哭便哭,要笑便笑”,“历史学家要无此种技术,那就不行了”。梁氏提倡“历史文章”贵“飞动”,目的是防止“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”。人贵有自知之明,拙著的尝试不过是在良史工

文、文史结合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。我深知这条路遥远而漫长,但是,既然做了这种选择,就要义无反顾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。

第四,清代桐城派散文领军人物姚鼐在《述庵文钞序》中有言:“余尝论学问之事,有三端焉:曰义理也,考证也,文章也。是三者苟善用之,则皆足以相济;苟不善用之,则或至于相害。”姚氏主张治学要义理、考据、文章(或词章)三者并重,撰写人物传记亦当如此。

我的如上浅见,均属考据和文章(或词章)的范畴,以下专就义理略陈管见。

关于治史重“义”,章学诚的《文史通义》有精辟论述。他说:“史所贵者,义也;而所具者,事也;所凭者,文也。”又说:“譬人之身,事者其骨,文者其肤,义者其精神也。”章氏所说,“义”即义理,“事”即考据,“文”即文章(或词章)。三者之中,“义”居主导地位,是明鉴之“事”与载道之“文”的灵魂。司马迁撰《史记》首创寓义于事的史法。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所言:“古人作史,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,惟太史公能之。”“后人知此法者,鲜矣!”

人物传记是臧否人物的载体,更要重视“唯义之求”。古往今来的人物传记,大体有两种表述方式:一种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评传体,一种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叙传体。前者侧重评论,后者侧重叙述和描写,寓论于叙。二者相辅相成,优势互补:逻辑思维可以深化形象思维,形象思维可以丰富逻辑思维。拙著兼采二者之长,更注重后者,意在借助深入浅出、雅俗共赏的途径寻觅更多的知音。

概而言之,拙著的追求是:以史笔为史,以文心写史,以哲

理寓史，以文献性、艺术性和跨学科性展示人物传记的风采。这种追求，倘能“法乎其上，仅得其中”，吾则足矣。

临近《自序》结尾，我想到一桩巧合之事：二十五年前，拙著通过中华书局的《文史知识》杂志与读者相识；二十五年后，拙著第四版又通过中华书局与读者相会。在四分之一世纪里，拙著两次以中华书局为出发点走近读者，说明我与中华书局的缘分之深。2012年元旦，欣逢中华书局百年华诞，值此新春佳日，不才谨以拙著献芹，聊表千里鹅毛之意。同时向鼎力支持拙著四版问世的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先生，《文史知识》执行主编于涛先生，编辑主管刘淑丽女士，美术编辑张珊珊女士，以及二版责任编辑、当代中国出版社于必昌先生等致谢。

著 者

2012年新春

于京华海淀春泥斋